

抗疫医护女性的性别困境及其伦理审视

喻雪红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衡阳421000)

DOI:10.13967/j.cnki.nhxb.2020.0038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无畏逆行、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地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习近平特别关心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多次强调要关心关爱广大的医务人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作为战“疫”一线的巾帼力量——女性医护人员,在这次战斗中为疫情防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等性别困境,进而引发了两性差异的伦理思考。

一 抗疫医护女性的性别困境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女性医务人员无畏艰辛、最美逆行,勇克生理期,为筑牢全国人民健康防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撑起了抗疫“半边天”。据国家卫健委3月8日数据,全国一共有2.8万女性医护人员增援武汉和湖北,占整体医疗队医护人员人数的2/3。中新网2月19日报道,据公益组织估算,身处湖北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逾10万人^[1]。在战“疫”一线的众多报道中,聚焦女性医护的新闻热点,有力凸显了女性的性别符号,如:有隔空被喊“最美情话”的赵英明护士;有“可以不用烧年夜饭”的李兰娟院士;有除夕夜脱下红装换武装的刘丽军医;更有抗“疫”斗争中遭受生理和心理双重困境的广大一线医护女性。这些新闻,虽然讴歌了抗疫女性,却也不自觉地反映了抗疫医护女性的性别困境,也揭示了当代女性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性别困境。当代妇女已经全面广泛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尊重女性的生理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是争取两性伦理关系平等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生理性别的差异是女性医护人员面临的首要性

别困境。生理性别是两性最基本的差异和标识。与男性不同,女性周期性生理期的卫生用品的需求成为了必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女性生理期卫生用品未被纳入指挥部统一采购的必需物资清单,无法使用抗疫专用绿色通道,物流受限,调配也远远不够,抗疫一线女性生理期卫生用品极其匮乏。直至1月底,医护女性的卫生用品才慢慢受到社会的关注,大批个人志愿者、组织、妇联、民间公益事业团体等群众团体和爱心企业发声,组织了一系列捐赠活动。刚开始,部分男性甚至男性管理者不理解并且质疑,经过社会的宣传和呼吁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女医务人员的现实困境,保障了抗疫一线女性的特殊权益、满足了女性特殊需求。

同时,抗疫医护女性还面临着社会性别的困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新闻热点凸显了女性的社会性别困境。如:四川广元护士赵英明在驰援武汉之前,她老公喊出“赵英明,平安回来,我包一年家务”被网民封为“最美情话”;李兰娟院士在朋友圈晒“可以不用烧年夜饭”。可见,在大众认知中,女性天然与家务划等号,而并没有把家务视为一个家庭的“公共事务”。事实上,女性也确实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且价值仍不被充分认可。2019年1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每日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中国女性为2小时6分钟,男性为45分钟,女性是男性的两倍以上^[2]。2019年1月21日,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指出,假设全球女性所承担的无偿工作,由一家公司来完成,那么其年营业额将高达10万亿美元^[3]。当代女性已经广泛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女性常常面临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的冲突,一旦发生冲突,工作角色往往让位于家庭角色。由于承担更多的家务,职业女性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更为突出,她们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即由

[收稿日期] 2020-05-15

[作者简介] 喻雪红(1969-),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于有酬劳动和无酬家务时间过长,许多劳动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休息和闲暇。除了“时间贫困”问题,这种无薪的家务劳动还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就业年限和收入。

二 性别困境背后的伦理审视

新冠肺炎疫情给广大抗疫医护女性带来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困境的同时,也引发了性别困境背后的伦理思考。女性主义者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关系经历了漫长的从不平等到追求平等的历程。最初是典型的男尊女卑的秩序,由于社会现实的原因,女性很少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女性的权益和诉求湮灭在琐碎的家庭事务之中,个体的声音无法被公众听见,而被男性主宰话语权的的社会认知很难意识到这一点。158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蒙田指出:“我认为男性和女性是同一个模型制造出来的。如果不看教育和风俗,两性的区别不大。”^①由此出发,人们逐渐承认男女两性的相似点超过相异点,波伏娃就认为男女两性并无不同,由于后天教育等原因造成了差异,所以男女要追求平等^②。20世纪70年代后期,伊丽加莱反对波伏娃不加区别地追求两性平等,主张承认两性差异前提下的男女平等^{[4]20}。李银河则认为,男女两性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存在,应当既主张男女平等,又坚持承认差异^{[4]21}。可见,关于性别之间的生理和社会上的困境,不同时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通过抗“疫”斗争,可以发现,两性关系的平等化程度逐渐加深,女性正在广泛参与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在几乎所有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自己的优势,产生属于自己的影响力。广大一线医护女性的生理期问题从最初的无知误解,到全社会的关注参与,再到党中央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与女性自己的有力呼吁和实际行动分不开。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逐渐发生改变,男性开始承担更

多的家务,以2019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例,在每日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中,女性比男性多1小时21分钟,比2008年缩小了29分钟。与此同时,由于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家务劳动出现社会化和智能化,比如家务劳动外包,托幼事业发展,网购外卖,智能化家用电器的普及,都使女性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入,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分工中找到了新的平衡。

性别差异的现实存在,并不影响女性参与疫情防控斗争这样的社会活动,也不会成为抹掉医护女性在疫情防控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因素。男女平等一直是我国宣扬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要求。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意识到,尊重爱护女性,是作为一个人的底线,是否尊重爱护女性,是一个文明程度的判断标尺。

注释:

① BLAKEMORE C, IVERSEN S. *Gender and Socie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转引自李银河. 女性主义[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19.

②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转引自李银河. 女性主义[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19.

[参考文献]

- [1] 余湛奕,张素. 撑起抗疫“半边天”谁来维护“她”体面? [EB/OL]. (2020-2-19) [2020-05-13].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2-19/9097606.shtml>.
- [2] 国家统计局. 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EB/OL]. (2019-01-25) [2020-05-13].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1/t20190125_1646796.html.
- [3] 黄蕙昭,黄姝伦. 全球女性无偿家务经济价值达10万亿[EB/OL]. (2019-1-23) [2020-05-13]. <http://china.caixin.com/2019-01-23/101373124.html>.
- [4]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本文编辑:魏玮)